

李丹郎著

勝利者

陳三才題



# The Victor

## 中華頌

天地同壽兮我華胄，  
日月同光兮我神州；  
既巍峨於永恒兮，  
復康樂以自由！

天地同壽兮我華胄，  
日月同光兮我神州；  
欣文物之薈漚兮，  
賢聖代出無休！

天地同壽兮我華胄，  
日月同光兮我神州；  
歷世揚威海外兮，  
存亡、繼絕，——何求？

天地同壽兮我華胄，  
日月同光兮我神州；  
王道靖彼妖魔兮，  
還我河山故舊！

作者

一

By Tan Long Lee

勝利在面在之慶

宏揚國粹

甲寅春 陳樹柏



## 代序之一——凱歌

蕭一山

日本投降！日本投降！捷音傳萬方，爆竹聲震天響，人喜歡狂！溯往事：熱淚盈眶，八年血戰，多少國殤。同盟四強，千萬健兒踏破扶桑。原子一彈威力猛，空中堡壘任翱翔。真是我們和平的保障，中華民族雄立世界河山增壯。勿忘！勿忘！我領袖艱苦備嘗！國旗飄搖十丈，高樹在紫金山巔石頭城上，火炬輝煌，軍樂悠揚；奏凱歌，千秋萬歲永固金湯！永固金湯！

## 自序

這部書終於出版了。從四十八年開始起到現在，長長的十五年在期望和焦灼中渡過。

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又覺無話可說。我已忠於自己，忠於文學，忠於事實，忠於讀者。一切的批評給予讀者。

我覺得歉意的是：很多英勇的事實描寫得不夠生動。要感謝的是那些訪問過的書中人物，供給許多寶貴的事實。也感謝那些幫助我校閱的小姐和先生，賜光的諸公，和杰兄的全力支持。

此書如有任何光榮或稱譽，那是應是我們全體中華民族的！

李丹郎

六三年甲寅正月初十  
於暉園



## Introduction

After all, this book is published. It has been fifteen years from 1959 until now—this is a long time, and I have come through all with expectation and anxiety.

There is much to be said, but I would simply say that I have been honest to myself, to literature, to the story, and to the readers. I would be glad to receive criticism and comments all who read my book.

I apologize for not being able to describe the facts very we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ose whom I interviewed and who gave me much valuable information. I am also grateful to the ladies and gentlemen who correct the drofts, the scholars who wrote the Foreward for me, and my friend Chieh who helped me with all his strength.

If this book brings any glory or honour, it should belong to all people of China.

Tan-Long Lee

February 1, 1974.



統總蔣 星救族民的歲七十八的利勝大偉得獲戰抗導領

President Chiang, eighty-seven years old: the great leader and savior of the Public of China who resisted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attained the great Victory.



照玉者作

A photograph of the author.



暉園文集之八

勝利者 目錄

|        |                                                      |     |
|--------|------------------------------------------------------|-----|
| 第一卷    | 在災難中成長的幼苗.....                                       | 一   |
| 第二卷    | 粉筆生涯.....                                            | 一八七 |
| 第三卷    | 一個不如意的二等兵.....                                       | 三六九 |
| 第四卷    | 壯志凌雲.....                                            | 五三五 |
| 第五卷    | 迎接勝利.....                                            | 七〇五 |
| Vol.1. | The young plants growing up in the calamities.....   | 1   |
| Vol.2. | To Earn a living by means of the chalk.....          | 187 |
| Vol.3. | A dissatisfied recruit. ....                         | 369 |
| Vol.4. | The resolution to reach the clouds -pre-eminent..... | 535 |
| Vol.5. | To welcome the victory. ....                         | 705 |

## 第一卷 在災難中成長的幼苗

### (一)

「亞哥，我不去讀書了。」子玉面對着停放在屋堂上長眠着的祖母，感到無限的悲哀和失望。他想從此再沒有人照料他，關心他，和愛護他了，一切幸福也完了，這還有什麼希望和樂趣呢？他甚而想到自殺。

多麼仁慈的祖母啊！然而她死了，殘忍的痢疾糾纏她，攫奪了她慈祥的生命，子玉詛咒那些庸醫……庸術……和不能救人的藥石……。

子玉的母親也是去年——他念初一的那一年——患急病死的，破碎的心靈還未平復，現在再度遭受這麼懷慘的重大變故，在他那幼弱的心坎中怎能不萬念俱灰呢？可是當他失神的目光在暗淡中，投視到那倦伏在孝數另一端的妹妹丹影那瘦弱的身軀時，他又感到未來責任的重大。以後子玉是「一家之長」了，不但自己得不到照顧和愛護，相反的，他要將照顧和愛護施予在弱小的妹妹身上了。

今後的生活怎樣生活下去？他不敢想像。還能繼續讀書嗎？那是多麼困難的事啊！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子玉越想越煩惱；他雖然知道能繼續念書是件好事，同時那也是他最大的希望，可是在今天環境的劇變下，他不得不改變初衷，把這個無可奈何的傷心事，去和較親近的堂兄木榮表示意見和商量。

「你不讀書能做什麼？」子玉的堂兄是來陪伴他兄妹倆護靈守孝的，這個低矮的孝數數得很大，準備看明天以後會有更多的兄弟叔伯們來臨時用的。「……何況明年你初中便要畢業了。……」

「……………」

的確，子玉沒有使他不繼續讀書的理由，除非遊手好閒，否則他將無事可做。

靈床頭前的香火一閃一閃地閃爍着，這是告訴子玉說它快要燃盡了；子玉每次都虔誠的，機械的，習慣的去添香、燒紙錢。深邃的天空裏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夜色是那麼的黝黑、森嚴、可怖，可是子玉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在燃着燈芯草的豆油燈光閃照下，隱約的可以看見祖母的面貌還是那麼慈祥可親，靜靜的躺在床上，和生前簡直沒有兩樣。「也許明天早上，祖母會像平常一樣起床呢！」子玉這樣自言自語的安慰着自己。他又想：「世間上假使真有主和神的話，或者和傳說中的故事一樣，人死了還可以還陽復活，像祖母那樣既仁慈又和順，處處受到別人敬愛的人，一定會得救……會復活的……。」過份的悲傷、失望、幻想，產生了新的希望，使子玉不斷地這樣呆想。

子玉沒有更親的叔伯和同胞的兄弟了；在守舊的家族中，祖父和父親都是最小的晚子，祖父排行第二十七，父親排行第五十一。這個行善積德之家却不斷地頻蒙死神的光臨，那是多麼不幸啊！據子玉的祖母說，祖父是廿八歲死的，伯父——子玉的繼父——是在赴南洋的途中死的，翌年伯母也因而憂鬱成疾死了。現在是三代單傳，一子雙祧，所有香火和承祀的責任完全落在子玉的肩上了，他的責任是那樣的重大，可是他除了感到悲哀和失望以外，他並未想到這些。

子玉的父親在他記憶力還未健全時，就已經到南洋去了，據說是爲了要賺更多的錢。但爲什麼要去那麼遠呢？子玉弄不清楚。伯父去了便不能再回來，他父親爲什麼不害怕而還要走這條遙遠而危險的路呢？他也弄不清楚。記得祖母和母親在茶餘飯後時常談論着父親，希望他能趕快回來，當然子玉也很喜歡父親能即刻回來，聽說父親也會說過一定會回來的，可是，春去秋來，而且十幾次了，家裏除了有客人來以外，飯桌上的碗筷從未多擺過一副，相反的却是不幸的逐漸減少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子玉也弄不清楚，他很想問清楚，可是向誰問呢？

現在只剩下孤苦零丁的兄妹倆了。今天先來陪伴子玉守靈的堂兄，是在堂兄弟中比較親近的，也是屢受子玉家裏恩惠的一個可憐孤兒，不過現在他是長大成家了，而他的長大和成家，都是在子玉的祖母和母親的照顧和愛護之下長大起來成立起來的。今天他首先過來伴靈守孝，在道義上講是應該的，在他的內心來說也是衷心的。明天後天，將會有更多的人來伴靈守孝，那是毫無疑義的，但今天晚上無論如何是要寂寞一些的了。在孱弱的丹影小心靈中，雖然也很悲傷，可是經過一天的哭泣中，已經使得她精疲力竭而睡着了，在粗硬而低的孝敷上她睡得很甜，暫時忘却了家庭的，哥哥的、自己的、和將來的一切苦惱，就是孝堂森嚴的氣氛也未能稍稍減低她的睡意。

夜是那樣的靜寂、黑黝、森嚴，沒有星星和月亮。

子玉仍木然的立在祖母的靈床前面，依戀地注視着那慈祥的面孔，他似乎已經忘記站了多少時候，又好像有許多話要對祖母說，可是哽咽的喉嚨使他發不出聲音來，何況他也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好。他又

似乎在侍候着祖母的起來，又像在幻想中念着佛號和聖經，祈求一切神的力量，使祖母復活過來……。

子玉的祖母雖然是七十二歲了，可是在精神和體魄上部是健康和鏗鏘的，不但毫無龍鍾的老態，就是很多孱弱的年輕人走起路來尚不及她呢。她的牙齒也健全得使人不敢相信，雖以古稀的高齡，却還沒有一顆牙齒是動搖的，或是蟲蛀的，每逢殺雞殺鴨時，她總是對子玉這樣說：「你們吃肉的，留着有骨頭的給我吃。」不但子玉相信他的祖母會長壽，就是鄉中一般人也一致說：「子玉的祖母會活到八十至九十歲之間的。」誰料過了中元節的第二天，偶感腸胃不適而有些消化不良的現象，最後竟變成了痢疾，那是多麼可怕的殘酷的痢疾啊！它竟攫奪了子玉仁慈的祖母的壽命。他恨，恨那些庸醫爲什麼竟無辦法醫好他祖母的病。

子玉的祖母臨終時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便撒手人寰了，但在她那慈祥的遺容上，顯示着那麼滿足的，毫無缺憾的樣子，和蘊藏着只有子玉才能體念到的訓諭，鼓勵和希望的泉源。

子玉在剛滿週歲時，便脫離了母親的懷抱，一直在祖母那謹慎的，矜貴的看護下生活着，那是多麼寶貴的「亞婆孫」（粵人通常稱呼祖母叫亞婆）啊！簡直比掌上明珠還寶貴千百倍，一切生活都悉心照料自不必說，吃、喝、穿、玩皆百依百順。單就餵食來說，便餵到子玉啓蒙的第三年——九歲，使子玉自己也感覺到不好意思爲止。

「唉！仁慈的祖母呀！叫我以後怎樣生活下去呢？」子玉已經流不出眼淚來了，往事一幕幕的呈現在子玉的腦海裏。



「快些乖乖的穿衣服呀！小心着了涼是會生病的。」子玉在髻齡讀書的時候，只要稍爲有點吹風飄雨，祖母便會很快的將衣服送到學校裏去；放學回家稍爲晚了一點，她便會到學校門前去等候，每次都會親切的問子玉：「是不是書讀不熟啦？下次可要努力啦！」

有一次是子玉讀高小的時候，開始寄宿在學校裏，快過端午節時，和周灼華等兩三個知己的同學互相約定，每人出銀幣兩角在學校裏過端午節，到了下週星期口才回家裏去。當子玉回到家時，祖母仁慈地對子玉說：「子玉啊！端午節你爲什麼不回來過節呢？我們殺了一隻鷄拜神，專等你回來一家團聚，可是你並沒有回來，叫我怎吃得下啊！我叫你的媽把它醃起來了，現在你才回來了，等會兒叫你媽把它拿出來，我們算是今天過節罷！」子玉感動得倒在祖母的懷中流淚，從此以後，每逢過節時再也不敢逗留在外面而不回家了。

祖母經常對子玉說的話是：「子玉啊！你要記着你祖父的話：『我們雖然不是有厚家產的人，可是子孫却不可不讀書……省吃一些，家裏如有一斤米，我們只吃半斤就好啦，留下半斤得送子孫去讀書……』，子玉，不要和別人相爭，凡事讓別人三分……不會吃虧的……，一個人不怕窮，就是怕沒有志氣……」。子玉的祖母從沒受過任何的書本教育，就憑這些做人的道理，而受到鄉間和族人的崇敬。

子玉什麼時候回到孝敷上，他已弄不清楚，然而他那疲乏的軀壳已經攤陳在粗平的床板上則是事實；紛亂的思潮又重新開始，他似乎感覺到祖母正在撫慰他，並在仁慈的對着他說話，一幕幕往事的回顧，使他暫時忘却了疲勞和悲哀，似又充滿了新的希望。

夜還是那樣的黝黑，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遙遠的村落裡，傳來了一兩聲的鷄啼聲和犬吠劃破了夜裡的靜寂。

至於子玉母親的死，在子玉的記憶是慘痛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發生的事。那是去年（民國廿七年，抗戰的第二年）的年底，家家戶戶正興高采烈地忙着準備過年的時候，忽然患病死了，死的時候才卅六歲，是那樣的年輕健壯，誰又會料到會遭受死神的寵召呢？

子玉的母親是出身在一個舊式樸實的農業家庭裏，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殘餘封建思想束縛下，沒有受過什麼書本教育，但她還是那樣的賢淑，聰明，慈愛和受人尊敬。她會描繪很細緻雅觀而又大方的刺繡，做出很合式而美觀的衣服及布鞋，有客人來了她能誠心地做出很多可口的菜肴去款待客人，對用得正當的錢，一點也不吝嗇。叔伯的和妯娌們有什麼大小喜慶紅白的事，她永遠是熱情地去幫助或是指導他們，總之，她是一個能幹，熱心，樂於助人，守着三從四德的典型婦女。

子玉記得在一個風雨連綿的晚上，一位從老屋中搬出去，遷居在距離子玉的家有五、六公里地方的嫂嫂要生產了，連夜派人來請她去照顧，她不避風雨即刻踏着黝黑的夜色，冒雨到嫂嫂家裏去，在她那熱忱和謹慎的照顧下，終於使她們母子都平安了。

子玉的母親是從來沒生過病的，在送過灶神上天堂的小除夕晚上，她說身體有些不適，需要小睡一回，可是翌晨即不能起床，這種不常見的狀況很使子玉心裏不安，當子玉去問候她時，她還說：「沒有什麼，休息一下便會好的。」時間過了一天，不但不見好轉，反而病況加重，體溫逐漸增高熱得燙手，

祖母着急了便分頭派人去請醫生，通知舅舅和叔伯們。

二十五日的下午，子玉的家裏逐漸擠滿了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堆一堆的擁在客廳和走廊上，都愁眉不展地在那裏探視着，談論着，這些都是關心她的兄弟叔伯和姪甥姪女們，他們在焦灼的等候着醫生發佈病況的消息。

子玉坐在媽的床沿，心裏很沉重，他不敢想到壞的方面去，他相信醫生會將他媽的病醫好的，可是，面對着氣喘的母親，他的希望又不禁有些動搖了。

「照我看來五一嬌的病可不輕呀！」跛了脚的三大提出了警告，他是兄弟行中的第二號老大，幼年時患癱症，影響了他腿部以下的發育，兩下肢雖然矮短一些，却不影響他的走路。在鄉族中，他的好心，熱情，俠義，豪爽和嚴厲，足以使人敬畏三分的。他更有着別人不及的長處，只要誰家有事情，不問親疏貧富，一定會不辭勞苦地爲你照顧一切，在這他是個總管的人才。對於侍候病人，更是個老經驗，差不多所有前輩和平輩的臥病和死亡，都有他隨侍在側，至於泡製參茸玉桂等名藥，他又更是個聖手；他更有別人所不及的夜夜通宵的熬夜精神。不過有一宗缺點，便是在經濟的事務上往往霸道了一些，那是他兒女衆多的緣故，但這却得弟妹的諒解而對他有所退讓。

「現在怎樣？」似乎大家都在問，病房的門前擠滿了蠕動的人頭。

「發燒，氣喘，燒得燙手！」

「喔，放心吧。菩薩會保佑像五一嬌這樣好心的人的。」五伯母在安慰着子玉的祖母，她堅信菩薩

是會救災救難的。

子玉的五伯母是有她充分樂觀的理由存在，她堅信菩薩的心腸是仁慈的；她本身是位秀才夫人，生下四子二女，兒孫滿堂，兩個女兒都嫁得名門夫婿不用說，最好是頭個老大，族中的族綱、縣裏的議員，附近各鄉鎮團練的總領隊，次子出繼，是現任的鄉長，長孫就讀於中山大學，她唯一的嗜好和娛樂是打「天九牌」，她的受人尊敬和子玉的祖母的受人尊敬是不同的，她的受人尊敬是她的「財勢」，「地位」，和「福氣」，而子玉的祖母受人尊敬完全是一個「德」字。

「啊！我們該燒香稟告菩薩呀！我看五一嫂的病可真不輕呢。」子玉的伯婆關心而焦灼地向子玉的祖母建議。之後，這兩位五十多年的妯娌便雙雙虔誠的去上香，稟告觀世音菩薩；可惜的，菩薩雖然仁慈的，聖靈的，而子玉母親的生命却不因此而得救，不過是否已被慈愛的菩薩接引到西天去過極樂的生活呢？子玉和他的親友們則不得而知。

最後醫生來過了，藥也服了。可是子玉母親的病並沒有減輕，子玉的心更加的沉重與迷惘。

農曆十二月二十七日，正是附近八鄉鎮趕年晚墟（那是每年只有一次的大墟集，離子玉家有五、六公里遠。）最熱的鬧一天，好幾位子玉的兄弟叔伯都放棄了趕墟，準備隨時的辦理善後的事情，他們雖然沒有向子玉說明，但他們的竊竊私議，和面部的表情已經充分的告訴子玉了。

「……華……慶……。」煤油燈點亮時，子玉的媽忽然有氣無力的叫着子玉的乳名，子玉一面拭着眼淚，一面趕緊俯爬過去，握着母親那瘦弱得毫無生氣而又乾癟的手，注視着她那無神的却充滿了愛的